

重修固興縣志

定興縣志卷二十三

文錄

順天府孔子新廟碑

郝經陵川

大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垂象萬物本焉孔子立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禮冠百神宜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孔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尙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祠焉於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由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於今自京師郡國州縣皆爲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師長皆師而祀之封爵爲王象設南面被袞冕服登龍禮秩一如

天子諸弟子爵爲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敷天之下祀事之盛無與侔也夫人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尊於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際則以其祖配天烝嘗禘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魏不祀漢孔子無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爲土焉順天故清苑縣置於隋唐間爲鄭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焉故縣比豐沛升爲州曰保國朝奄有中夏今萬戶張公柔自滿城建牙于保開斥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踰滹沱北負涿易自爲一道統城三十仍兼

河南諸道詔錫名曰順天開大帥府焉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闔闐囂塵坌閔殆非清廟居神之所且文廟宜在文明之地在辰爲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又爲奎文樓於南鑿壁水於西歲戊午告成迎神於新廟仲春上丁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宏略攝領帥府而被服如諸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於某以文其事某爲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孔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矧於以眾人而稱聖人哉且

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顏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思氏
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愈氏
贊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某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
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配天而廟食之所自以序其
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自道也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天自
處故生則代天爲言沒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
天昭布森列萬世一天洋洋乎其上吁可畏也爲之詩以
歌詠聖人之門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
是生夫子金口木舌代天

爲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霸氣數是會集聖而成
所以爲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爲人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爲位以德爲土彼天吾人彼君吾師
建極立心萬古是資天子北面廟食帝享泰山梁木萬世
是仰燕趙之交保爲之衝今同齊魯歸如新宮矯矯虎臣
文武兼備顧視眈眈敢儒爲戲小子作頌敬揚休風刻之
廟門道在乎中

郝文
忠集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虞 集

臨川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
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

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
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
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
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
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
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
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
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
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
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

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
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眾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
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
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
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
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
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掾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
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
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
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

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而陳之辭所達萬不及

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道園學古錄

明太常寺少卿贈大理寺卿忠節鹿公祠記

孫奇逢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保定定興人祖久徵以御史建言被謫父正爲諸生逆閹時傾身急左魏諸公之難義聲

動天下公端方謹慤歸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
溫飽讀傳習錄深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萬厯丙午
舉於鄉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忠介公順昌襍被蕭寺雞
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初授戶曹適遼餉闕輒矯發金花
銀忤旨謫居恆拈尋樂大旨誘掖及門旋復官典新餉清
介絕俗尋改兵曹時閣部孫文正公承宗出督師公與偕
朝議欲居之銓部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
在幕中平生所學何事肯回頭作吏部郎乎會有尼文正
者公遂拂衣家居所造益粹體認真切痛除將就影響浮
游之病說約一編日與同志誼復口授未幾召爲璽卿歷

太常光祿巨細兼舉職掌修明未三載復請告歸授徒講
學風振北方丙子秋定興破公死之詔贈大理卿廕子子
祠予諡卹典隆備公學必認理事必認真以身命歸君父
以心膽質鬼神以深心冶鑄善人以至誠感格異類其道
之不行而以完節自見則天也斯世之不幸也故孫文正
公哭公云子向覘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
也今更親覘其不二死生乎蓋文正公與公周旋最久目
擊心識故知之最審嗚呼觀文正公所稱亦可以得公之
爲人矣

孫徵君集

鹿忠節公祠堂記

方苞
桐城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東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曾孫
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
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
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
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
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
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
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
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
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

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
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
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
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卽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
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
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
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
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
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
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

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

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鹿氏譜

敕建鹿壯節專祠碑文

李鴻藻 高陽

有定興名族曰鹿氏其先以直節忠孝六代相繼祀爲鄉
賢世載其美紱冕所興 皇運二百篤生壯節君諱丕宗
字簡堂則鹽運使君荃之季子文安教諭君奉吉之孫也
風儀頎偉禮孝自童減產萬金以宦昆從年卅有五始以
拔貢生教習八旗官學生又十二年議敘發貴州用知縣
四年補施秉縣前後歷開州修文龍泉桐梓郎岱廳平越
州以異績特薦升直隸知州仍補平越黃綬委佗超翔州

郡署安順府黔西州台拱廳遷知都勻府再送引見聲聞
於天以覲宣宗克膺帝心還省未上權守大定明
年涖本官五載底績道光卅年廣西寇興界連都勻羣情
波駭奸民朱何泐謀伺變乃設謀悉禽其黨同官貪功君
依實上幾獲讒謗以直得申威略始章院司賴焉奉滿加
升銜兼護貴東兵備道禦獨山之寇解麻哈之圍六載靡
甯嬰疾辭任巡撫謂君以忠節之後宜僇力於艱難有感
壯心效之以死咸豐五年台拱苗叛時新平遵義省兵猶
盛督撫憚發姑務解網君諫以示弱宜移勝兵長算不從
羣苗睢眦遂殺招安二官連奪州縣龍貴因徒相合來攻

食盡援窮吏民疾疫率厲壯義固守一稔躬犯礮丸若門
雷霆寇伏其勇畚且退舍會總督來援疑君虛張罷遣救
兵奪其郡符七城皇駭三叛踊躍潛師夜旋內宥闢門六
年八月朔夜半府城不守自茲浹旬九城淪痛僉以爲貴
州之亂失機於此君當斥退之會無官守之譏天開其生
於義可全乃闔門積薪與繼妻夫人福山蕭氏舉火自燔
奴婢感義六人赴燄於是欽差提督孝順貴州巡撫蔣霽
遠感欽遺烈具以狀聞吏部給襲禮部祭葬兵部賜卹國
史立傳悉依三品官例有 詔聽許入祀京師保定都勻
昭忠祠明年鴻臚寺少卿王兆松以鄉里公議追懷碩範

與畿輔人士合詞誦忠請於定興縣城公建專祠有 詔
聽許以蕭氏附祀同治七年貴州巡撫張亮基以黔中士
人追懷吏政孤城扞寇功烈昭睹請加 恩予諡聽所任
建祠同死奴婢併請附祀有 詔聽許諡曰壯節惟君稟
沈深之智流慈廉之化教翔苗疆敷政優優讞疑禽盜風
行若神吏不出門弦歌洋洋循良之惠允在祀典官祠民
祭繄豈哀死而已閭閻相望夙承高躅式瞻老成祇奉
詔書遠惟樂公立社之誼近依太常專祠之典棟宇顯起
閒主裴回咸告嗣子周咨羣彥謂宜述徽迹表之後來用
是伐石西山鐫詞麗牲銘曰